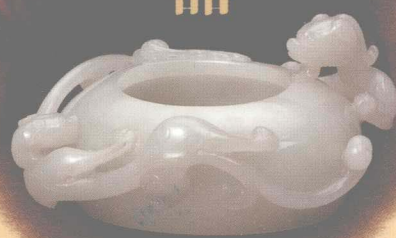


于平著

书房中的 玉器

——明清玉文具鉴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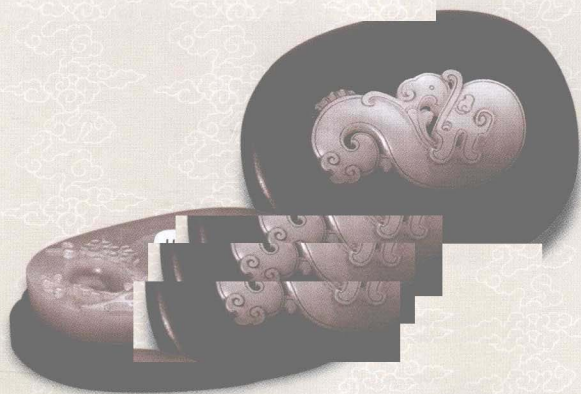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于平著

书房中的玉器

——明清玉文具鉴赏



明
仁
隆
堂
經
行

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房中的玉器: 明清玉文具鉴赏 / 于平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03-028367-2

I. ①书… II. ①于… III. ①古玉器—鉴赏—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0760号

责任编辑: 雷英/责任印制: 赵德静

设计制版: 辉煌前程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年7月第一版 开本: A5 (889×1194)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5 1/4

印数: 1-3 000 字数: 118 000

定价: 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中华民族有爱玉、崇玉的传统，使用玉器的时间之早、延续的年代之长，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源远流长的中国玉文化，在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玉文化延续了近万年的时间。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人就以玉作为美的象征，这是玉最初的社会功能，也是玉文化萌芽时期的主要特征。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玉被神秘化、神圣化，成为巫覡用于“事神”的法器，出现了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的雏形玉礼器。氏族社会演变为阶级社会后，玉又被等级化了，并为等级制度服务。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德治”的儒家学派赋予玉许多美德，玉又被人格化、道德化了，成为儒家道德观念的载体。汉代继承先秦儒家的思想，主张“事死如事生”，因而葬玉有了较大的发展。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为主体的中国古典玉器，在东汉基本结束。隋唐以后，玉器向世俗化发展，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明显扩大，中国玉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唐宋时期，由于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的高度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琢玉工艺，因而出现了许多玉制的文具，文房用玉从此应运而生。其中玉砚的出现，还可能更早。《西京杂记》载：“汉制……以酒为书滴，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玉砚所以“不冰”，可能与玉的“温润”性能有关。《西京杂记》所载多为西汉遗闻轶事，经考证该书作者为晋葛洪，可见汉晋时期可能已有玉砚存在。但玉文具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是从宋代开始，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时期，因而文房用玉也成为中国玉

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于平同志的新作《书房中的玉器——明清玉文具鉴赏》一书，正是深入探讨此课题的力作。

于平同志公务繁忙，但多年来一直从事玉器、陶瓷器等文物的研究、鉴赏工作。在玉器、玉文化研究方面，更是情有独钟。堪称文化系统工程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和《中国传世玉器全集》两部巨著，她都参与编纂，并为后者的执行主编之一。此书是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文献记载进行论述的，作者同时探究了其艺术思想和文化内涵；书中配备了大量精美的图片，文图相得益彰，是一部十分难得的佳作。中国玉文化的研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作者春秋正富，企望今后能不断写出有关玉器、玉文化的新论著。

卢兆荫

2010年5月18日于北京

目录

序	i
---------	---

一、文房用具的发展历程	1
-------------------	---

二、明清玉文具的品类	29
------------------	----

1. 玉砚	32
2. 玉笔杆	38
3. 玉笔架	40
4. 玉笔筒	46
5. 玉笔插	56
6. 玉笔洗	58
7. 玉水丞	76
8. 玉砚滴	87
9. 玉臂搁	92
10. 玉镇纸	98
11. 玉墨床	107
12. 玉印章	109
13. 玉印盒	117
14. 玉砚屏	120

三、玉文具与文人的儒雅情怀	129
---------------------	-----

1. 以佩玉显示君子风范	132
2. 以赏玉陶冶心灵情操	138
3. 以用玉升华人境界	140

后记	161
----------	-----



一、文房用具的 发展历程





白玉洗象图圆屏摆件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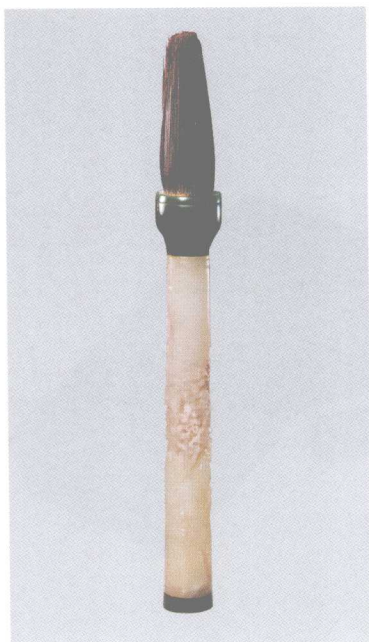
高19.9厘米

北京颐和园藏

白玉质。该器为座屏式样，由底座和屏心组成。顶部雕刻祥云；主体纹饰为童子洗象，大象侧首向人，形态灵动，童子手持洗具，憨态可掬；莲瓣纹底座上同样装饰祥云纹饰。整体器物刀工娴熟、玉料抛光细腻，是文房陈设精品。



文房用具是中国文人在书房中必备的实用器具。然而，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实际情况来看，传统的文房用具，包括笔、墨、纸、砚和一些辅助器具，不仅是古代文人独具特色地为了表达中国书法、绘画特殊韵味和效果的实用器具，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其文化意义也更加深厚。尤其是当中国人长期以来所钟爱的宝物——玉进入书房之后，这些器具便成为中国文人理想、情感的寄托或是表述，同时也成为文人、士大夫身份地位的象征。



青玉管碧玉斗兼毫提笔

清中期

通长21.4、管径2.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笔管，形体较粗，通体镂雕山林景色。山涧泉水清澈，一童子跪于泉旁，似在洗砚。山水之间，一老者持笔，欲题诗岩壁，远山近景，层层渲染。碧玉提斗纳毫丰满，因有使用痕迹，笔豪较散。此笔带提斗，管体重垂，下笔沉稳，适宜书写行楷大字。



“千岁苓”墨（正、背面）

明

直径5.8、厚1.1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扁圆形，正、反均有边框，窄缘，残。正面长方形框中描金“千岁苓”铭文，背面一棵苍松树根交错，背倚山石，树干苍劲、枝叶繁茂，山坡上长满灵芝小草。侧边阳刻“万历甲申年程君房监制”铭。造型端庄、古朴。



“乾隆御制”描金山水纹蜡笺纸

清·乾隆

长130、宽38厘米

北京文物公司藏

在白色蜡笺纸上，用金粉绘山水楼阁，画工精细，采用传统中国画技法。御题诗文，背印“乾隆御制”款记。为乾隆款宫廷御用纸。这种纸数量极少，未用之纸更属罕见。



青玉双龙双池长方形砚

明

长15、宽9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此砚呈长方形，材质为和田青玉，坚硬细腻，晶莹润泽，颜色青绿。砚面四周起线，砚额处开梯形砚池，池头两个边角上刻如意云纹。砚池内透雕两条游龙，昂首相对，环绕一片如意云纹。下部开八边形砚膛，砚膛平坦，砚岗略高，四个边角上刻如意云纹。砚池砚膛间起一栏，将砚池、砚膛分开。砚背光素平滑。此玉砚，造型纹饰端庄大方，雕刻刀法浑厚圆润，线条流畅自然，为明代传世玉砚佳作。

青玉“瓜瓞绵绵”御制诗洗

清·乾隆

长15.2、高4.5、腹径11.7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青白玉质，匀净无瑕，细润略透光。洗外凸内凹成椭圆五瓣花式，一侧琢齿状卷叶形为柄，足为六角花形。工匠巧依洗子的花瓣琢制楷书高宗弘历御笔五言诗一首及“乾隆甲午仲春月御题”款，字口内填金。乾隆甲午年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此器是宫廷造办处仿痕都斯坦玉器中的珍品。



中国在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许多光辉的篇章。文房用具，亦即笔墨纸砚的发明与运用，便是其中之一。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代先民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创造了难以数计的艺术珍品，而且还创造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文房用具，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厚重的优秀文化遗产。



竹雕云龙纹毛笔（2件）

明·万历

大长23.7、顶宽2厘米；小长23.1、顶宽1.7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笔分三节，顶部为笔帽，尾部有阳刻“文林便用”楷书题记，其外加矩形双钱框，杆身分别饰双龙戏珠与龙凤穿花纹。纹饰繁密，构图饱满而不拥挤，刀法洗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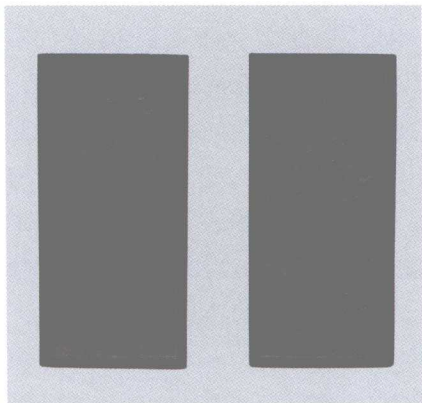
朱企武（烈）朱子家训墨（正、背面）

明·崇祯

长12.4、宽5.87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长方形，墨色黝黑，墨质精良，四周漆衣，古泽鉴人。正面左侧阳识竖行楷书“徽州婺城阙里文工十五世孙□□朱烈薰沐监制”，下镌一方印篆书“企武”。右侧为凸起魁星点斗图案。下部凸起独占鳌头图案。背面上部阴识横行楷书“朱子家训”，下部阴识竖行楷书记文，落款“裔孙烈监制”。墨的形制规整，刻模精细，字体清秀隽雅。





朱红绢描金龙福方纸

清

长83、宽83厘米

北京市文物公司藏

髹漆彩绘原装套盒，黑漆底，金绘圆光正面云龙图案，圈外饰以花卉纹，内附“万”字柜式压纸板，金绘蝠纹团花，背衬团花宋锦，黄色棉为内衬，朱红色绢纸，描绘云龙火珠。此种福方纸，为写“福”、“寿”字所用，故称“福方”。

中国的书写用具，常以笔、墨、纸、砚四种基本工具为世人所熟悉，并享有“文房四宝”之美誉。从目前出土的文物资料来看，中国的书写用具应当以笔和砚出现最早。虽然西周以前迄今尚未发现毛笔的实物，但从史前发现的彩陶花纹以及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等方面，我们依稀可以寻觅到一些类似笔毫的痕迹或锋芒的迹象。例如，在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早在3000多年前的房山琉璃河遗址、平谷刘家河遗址出土的陶器装饰纹饰，采用绳纹、弦纹、三角纹等，有的陶罐肩部绘有朱红纹饰。这些图案规整，涂抹均匀，纹饰边缘有晕散现象，表明当时制陶时已经使用了类似具有含水、柔软、有一定弹性的绘画用具。由此，可以推测笔和砚孕育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周时期，古人在竹、木简和缣、帛上用毛笔书写文字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了。湖北省随州市曾侯

乙墓出土的毛笔，长沙左家公山15号战国墓出土的以免毫制成的毛笔，应该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笔。其后各地还相继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毛笔。尽管这些早期的毛笔，在形制上与今日之笔稍有差异，如有的笔毛是被围置在笔杆的一端，再缠以丝线，并髹漆；有的则是将笔杆底端劈成数瓣，将笔毛夹在其间，而后再以细丝线缠束，并髹以漆，但是它们却为日后文房用笔的成熟、发展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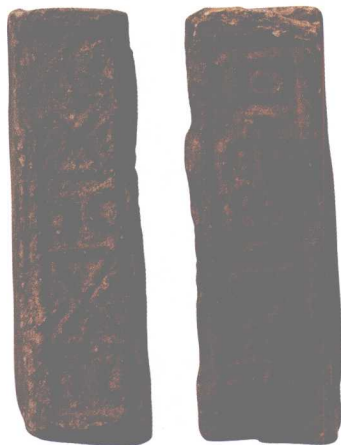
“甘露二年”残砖砚

西汉

长14.5、宽13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汉砖砚，呈灰色，质地坚硬，泥质较细。砚面开长方形砚膛，砚膛开阔、平坦、光滑。砚膛内古墨堆积。一侧面对有竖行篆书“甘露二年”款，另一侧面对有装饰图案，均是刻模捺印而成。甘露是汉武帝时期的年号，甘露二年即公元前52年。





新石器时代石砚

砚也称研，汉代刘熙《释名》曰：“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从功能上讲，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它与毛笔一样，均为古代先民发明使用的书写器具，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北京地区考古工作者发掘的8000年前的北京房山镇江营一期遗址中，不仅出土有用尖状石叶蘸着红颜料装饰的彩陶，同时还出土有磨盘、研棒，均以卵石打制而成。磨盘为椭圆扁平光滑的卵石或长方形的板岩，并附有研棒。此外，考古学家曾在陕西省临潼姜寨遗址中发现了一套原始社会先民用以彩绘陶器的工具，其中有一方石砚，砚面微凹，凹处放有一根石质磨杵，砚旁存有数块黑色颜料，很显然，这是古代先民们借助磨杵研磨颜料的器具，这种研磨器也可以说是早期的石砚，在商周时期也时有发现。如商代墓中出土的研磨器臼和杵以及调色用的盘等，都属于砚的早期形制。其中调色盘尤其精美，上端的造型是背向对并作站立状的两只凤鸟，钩喙大眼、短翅长尾，长11.8、宽6.5厘米。盘为方形，一端平，另外三侧有高起的边框，盘的后面雕饰的两只凤鸟，挺胸昂首、生气勃勃，既实用又富有艺术性。出土时盘底满染朱砂，故推测此盘当做调色之用。

就目前资料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文房用具，起源于战国至汉代，

砚也称研，汉代刘熙《释名》曰：“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从功能上讲，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它与毛笔一样，均为古代先民发明使用的书写器具，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北京地区考古工作者发掘的8000年前的北京房山镇江营一期遗址中，不仅出土有用尖状石叶蘸



商代玉调色盘

唐宋时期渐多，明清之际，式样更为丰富，流传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深远。

汉代，书写用具中的笔、墨以及砚的使用已较为普遍，纸也开始出现。特别是汉代毛笔的制作已开始考究，十分注重装饰，“极其华丽矣”，有的已经成为可供观赏的艺术品了。据文献记载，天子所用毛笔的笔杆上不仅镶嵌有珠宝，而且在装笔的匣子上亦饰有宝物，价值百金。

汉代初期的砚，形态依然比较原始，只是一个圆形或长方形扁石，一面磨平，另附一块小研石。首都博物馆馆藏东汉“青石长方形砚”即是这一时期的实物例证。该砚出土于房山石楼村东汉墓。砚为沙岩石，墨青色。砚面平整，长方形。砚体并无圆拱形砚膛与壁形砚池，但砚面有明显的自然凹陷，砚的背面与四周还有人为打磨的痕迹。该砚可视为秦汉时期逐步规范的典型砚的制式。由砚面明显的凹陷痕迹，可推测当时的研墨技法仍采用较原始的研石碾磨。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当时的墨尚不成形，所以需要用水在磨光的砚面上加水，压墨磨成墨汁。此砚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一致，即发明于东汉的墨模尚未广泛流行。东汉以后，由于发明了人工制墨，这种早期带有磨杵或研石形制的器具，才逐渐消失。

同时，汉代砚的造型也逐渐向多样化方面发展，并采用多种材料来制作，如石砚、陶砚、漆砚、铜砚等。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汉砚中，尽管已出现了圆形、方形等，但仍以三足圆形砚最具代表性。有的砚边或侧面还阴刻鸟兽等花纹，有的还配以扁圆形盖，盖顶有浮雕兼镂空的龙纹、螭纹等。线条流畅、风格古朴。从而使砚



汉代双龙石砚